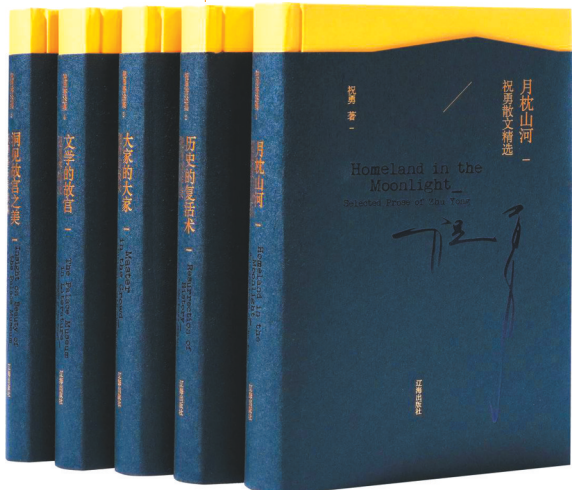


祝勇“著述集”展现个人写作史 “在文字的世界里,我感受到自己的富足”

近些年来,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。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等十几部围绕故宫的著作出版,祝勇被称赞用文学建造了一个“纸上的故宫”。祝勇的故宫书写,以现代视角来理解和解读故宫,对故宫在现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2023年,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。祝勇推出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故宫文物南迁》,为其“纸上的故宫”系列作品再添新章。这部作品也入选了由封面新闻组织评选(李敬泽、阿来、谢有顺担任专业评委)的2023名人堂年度人文榜·“十大好书”名单。



《祝勇著述集》(5册)。



《祝勇著述集》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揭幕瞬间。



《祝勇著述集》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首发现场。

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 在文字世界里上下求索

在故宫文化这个庞大的书写题材之外,祝勇的笔触还涉及更广泛的范围。在他的笔下,有天下运势、王朝兴废这些宏大主题,也有涵纳了小桥流水、紫陌红尘里的日常生活,以及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乡愁。

近日,祝勇推出他的作品系列《祝勇著述集》第一批作品(5册),由辽海出版社正式出版,并在2024年1月11日举办的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了首发式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,作家宁肯、张锐锋等人到场,分享了他们各自领略到的祝勇文学世界。

《祝勇著述集》目前出版的5册,包括《月枕山河——祝勇散文精选》《历史的复活术——祝勇创作谈》《大家的大家——祝勇访谈录》以及祝勇接受媒体采访的问答实录《文学的故宫——祝勇问答录》和《洞见故宫之美——祝勇问答录续编》。祝勇的其他一些著述正在整理中,也将陆续收入这套著述集中,其中包括他与名家师友的通信精选《恰如灯下故人》等。

《月枕山河——祝勇散文精选》涵盖了祝勇在历史人物、诗词、书画等注入的情感、判断和思考,展现了一个“行走的祝勇”。在《历史的复活术——祝勇创作谈》中,祝勇重温和回望了过往写作生涯和纪录片拍摄过程,剖析了当代文坛创作风向和热点问题,深入浅出地梳理了公共史学、历史非虚构创作及其对文学的认知和理解。这些文章中既蕴含作家的诚恳感性,又不乏学者的冷静严谨;《大家的大家——祝勇访谈录》记录了祝勇与张开济、黄永玉、高莽、王充闾、刘心武、冯骥才、谢飞、徐城北等12位当代艺术界大家的精彩对谈。在《文学的故宫——祝勇问答录》《洞见故宫之美——祝勇问答录续编》中可以看到,祝勇在与记者的一问一答中,还原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想,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
“总而言之,这是一套跨文体的著述集,有著,有述,还有一些体现我创作



祝勇是“新散文运动”代表作家之一。

历程的原始资料,生动地还原了我在文字的世界里寻寻觅觅、上下求索、一路走来的艰辛,也透露出‘暮从碧山下,山月随人归。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’的快意与自足。”祝勇说。

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作 文学需要一点儿牺牲精神

作为“新散文运动”的代表作家之一,祝勇在散文写作领域深耕多年,成果卓著,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杂志开设散文专栏,著有《血朝廷》《故宫六百年》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等四十多部作品。其著作荣获郭沫若散文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。祝勇擅长用诗意的语言、散文的笔法和史学的态度再现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,具有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。

从1993年出版第一本书至今30多年,祝勇写了几十本书,有小说,有散文,有非虚构,也有学术理论文章,不下数百万字。2013年,东方出版社出版了“祝勇作品系列”,收选了他此前出版的12种单行本。2023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“祝勇故宫系列”也刚好出版了12卷,其中有“艺术史三部曲”(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),也有“非虚构

三部曲”(《故宫六百年》《最后的皇朝》《故宫文物南迁》)。祝勇透露,他还将出版自己第三个“三部曲”,即长篇小说《“国宝”三部曲》,正在写多卷本《故宫艺术史》。

有人跟祝勇说,你写得太多了。“确实,不知道从何时起,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作。在我看来,没有量,哪来的质呢?一个人吃七张饼,吃到第七张饱了,难道要他直接吃第七张吗?”祝勇坦言其实自己写得不能算多,只是因为每日坚持,从不放弃,集腋成裘,慢慢就显出了规模。他坚信,写作不是一时的选择,而是一生的事业。“俄罗斯出版《托尔斯泰全集》多达90卷,这是一个终生写作者必然累积的成果。我不敢与托尔斯泰攀比,但我知道写作有赖于日复一日的努力,偷不得懒。有人认为我写得多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中途转行,很少有人能在写作的世界里从一而终。聪明人都放弃了写作,纷纷投向回报率更高的事业,写作这片疆域,就留给了像我这样的愚人,怀揣写作梦想,始终执迷不悟。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,需要上下求索,许多人等不得,他们要马上可以看见的功和利。但写作这件事,恰恰与急功近利没有关系。”

在当代文学史中,祝勇最敬佩的作

家是柳青先生。柳青先生当年为写《创业史》放弃了当年在北京的优越生活,到陕西乡下扎根,把自己变成农民的一员。“他的《创业史》,自1952年动笔,直到1978年去世仍未写完,真正成了一场文学马拉松。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具有某种自我牺牲精神的写作,才使得已经完成的两部《创业史》(原计划写四部)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。”

祝勇感慨,其实“文学需要一点儿牺牲精神,需要心无旁骛,需要呕心沥血,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出。择一事,终一生,这在今天成为一句流行语,但说起来简单,真正做到,又是何其艰难。”

虽然艰难,但因着热爱就可以继续。祝勇说,自己之所以一路写下来,心无旁骛,归根结底还是热爱,“在文字的世界里,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,什么样的现实利益,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。好的文字,可以让人获得力量。”

写作往往是从阅读开始的。祝勇很早就对汉字表现出由衷的迷恋。他从小喜欢读书,从汉字笔画转折里去了解世界,去体味人生。读中学时的祝勇,开始读托尔斯泰、雨果、茨威格翻译成中文的作品。20世纪80年代,祝勇到北京上大学,此时的他被莫言、余华、马原、王安忆等作家的文字所吸引,他们的文字带来的冲击力让他至今记忆犹新。祝勇视这些人作为榜样,自己也开始写东西,一直写到今天,成为一个高产作家。

倏忽间,人生已过大半,祝勇感慨自己如今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,而己然是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。“我没写下什么了不起的作品,只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写作。蓦然回首,我不知道算是成功还是失败。或许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,只有选择的不同而已。人的一生不可能面面俱到,一种成功可能就意味着另一种失败,反过来,一种失败也暗藏着另一种成功。我选择了在写作中度过此生,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,我都无怨无悔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图片由辽海出版社提供